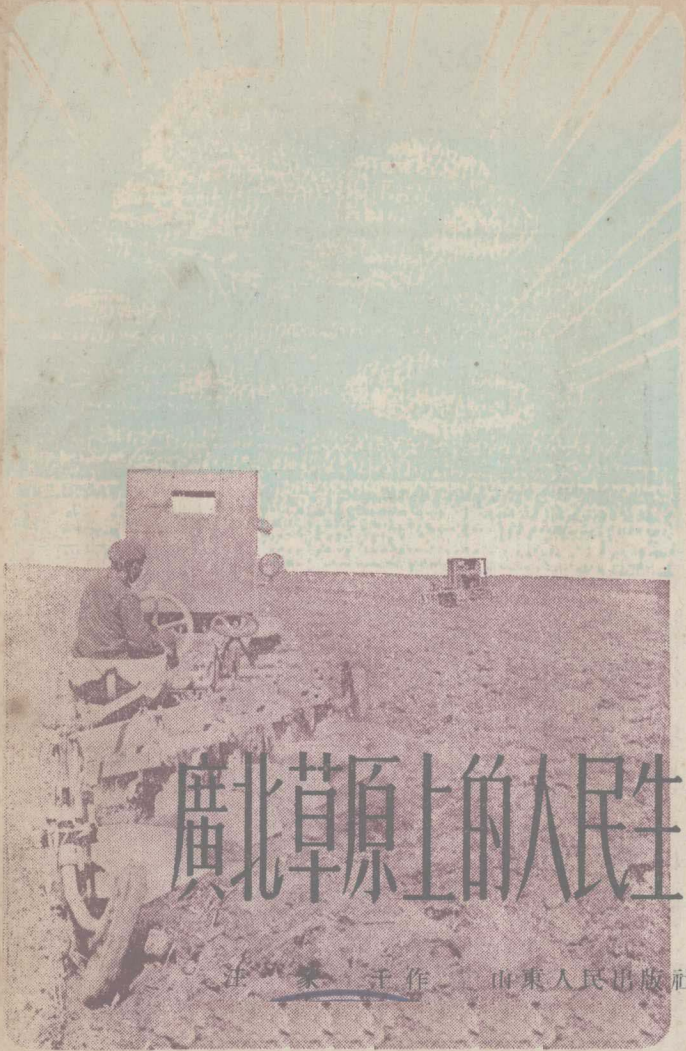


A vintage illustration of a person sitting in a field, possibly working or resting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is a small, simple building with a single window. The sky is a pale blue with faint, radiating lines suggesting a bright sun or moon. The overall style is that of a mid-20th-century book cover.

廣北草原上的人民生活

注家千作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書號：0946

廣北草原上的人民生活

作者：汪 家 千

出版者：山東人民出版社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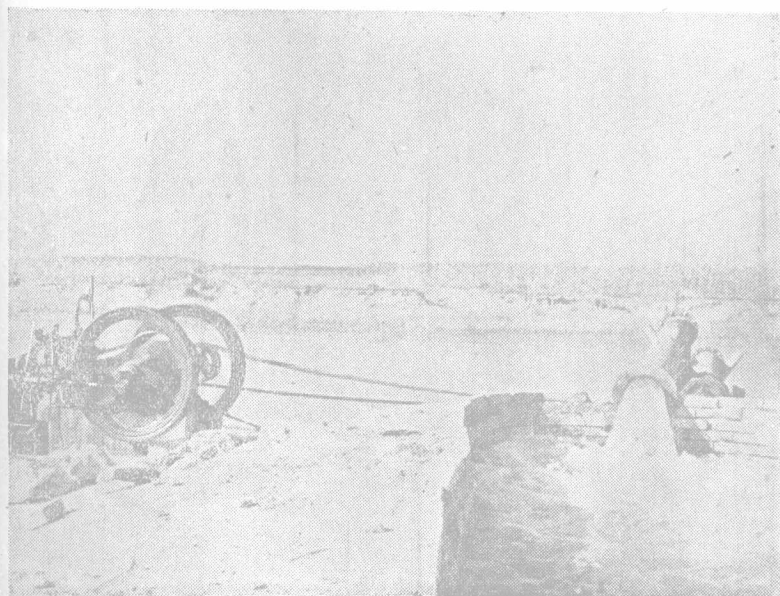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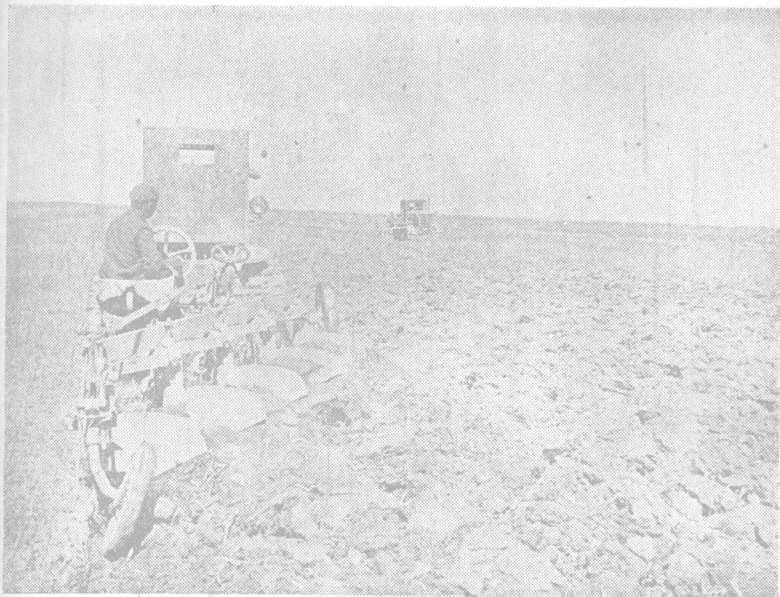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：山東新華印刷廠
濟南經九路一七號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山東分店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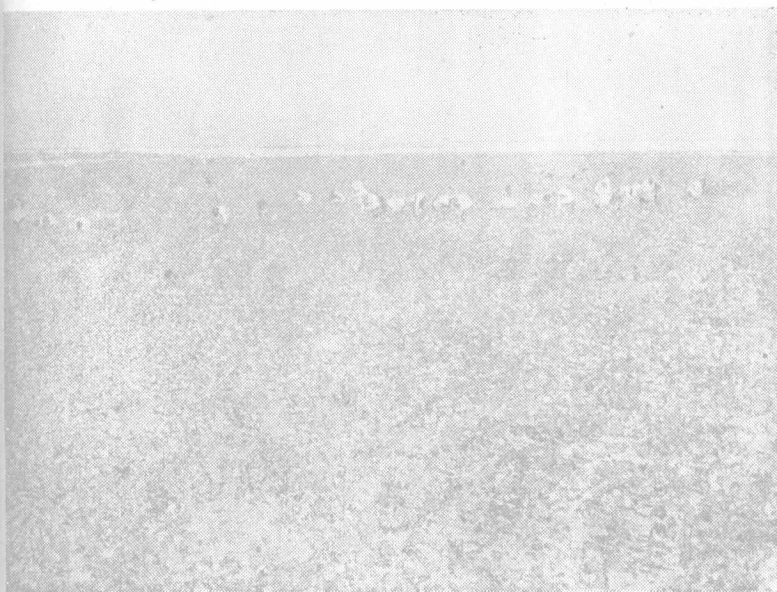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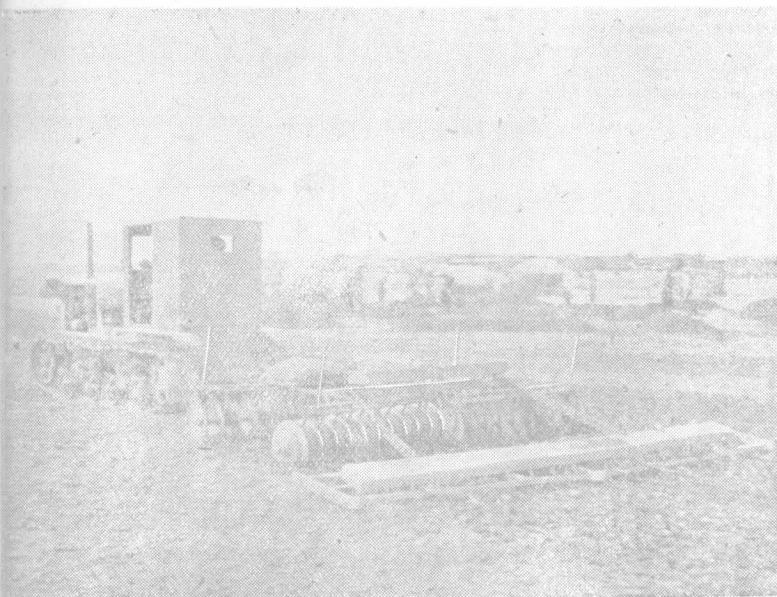
(濟1)1—4,000

1953年8月初 版

定價 1,200元









目 錄

鹽碱荒地變良田·····	一
荒原上來了拖拉機·····	四
農民當了拖拉機手·····	七
越過越好的孫元亨·····	一〇
孫龍淵開竅了·····	一三
忙姑娘的希望·····	一九
越朝前走，日子就越好了·····	二三—二三

鹽碱荒地變良田

山東廣饒縣的東北部，是一片八、九十里方圓的大平原，北靠黃河，南靠小清河，東面是渤海，當地人把這地方叫「廣北」。

一九四〇年以前，共產黨還沒來到廣北。這地方是一片荒涼。當地農民生活真苦。要叫他們自己說，就是：

走的是寬闊道（荒碱地），

有的是燒火草，

喝多少驢馬尿（鹽碱水），

挨多少風砂暴。

在望不到邊的平原上，沒有樹，只是灰茫茫一片荒草。農民因為當地沒有樹，說是：「消息（蟬）爬在門框上，人在蓬蒿下乘涼。」每年春夏，草原上颳着狂風，

滿天飛砂。鹽碱地經太陽一晒，就泛出一層鹽霜，農民說這叫「六月裏滿地雪」。那時候，大海潮常常湧到平原上來。潮水一來，農民就東逃西散。回來時，院子裏長滿蓬蒿，有些破屋子做了兔子窩。

儘管土地荒薄，農民總想把它開墾出來種莊稼。可是，那些鹽碱輕些的窪地，都被窪王（地主惡霸）圈佔了去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「淤荒墾大局」還要收取「勘丈費」，結果許多拿不起錢的農民，自己開墾的土地，又被「地賊」（封建勢力）奪去。農民們為了活命，只有給地主做活去。給地主做活可真不易，他們說：

要吃辛鎮飯（辛鎮是地主多的地方），
得拿命去換，

半夜就打水，

雞叫吃早飯，

走路像是跑，

掌櫃的（地主）還嫌慢，

一天兩頓湯，

半顆米粒也不見，

三天一犒勞（犒念ㄎㄠ。犒勞是改善生活的意思），

倆人夥吃一瓣蒜。

農民一年到頭吃不到糧食。一到秋天，餓得又黃又瘦的男女老少，成羣的到荒草原上去，採黃苜蓿（野草）和蓬蒿種子，這是他們的命根子。

自一九四〇年來了共產黨，廣北就一天天變樣了。起初人民政府貸糧貸款給農民，組織他們合夥晒鹽。一九四五年門倒了「窪王」，農民便組織互助組開荒種地。一九四六年起，農民在集體開墾中，發展了農業生產合作社。現在，光七區就有二十三個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八百二十三個互助組，組織起來的農民，佔總農戶的百分之七十八。三柳樹村五十戶，就有四十戶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。組織起來以後，全村農民一九五一年打的糧食，有一九四五年五倍多。現在社員們一年當中，都能吃上幾個月的麥子，冬天每人都有兩套到三套棉襖和棉褲。下地勞動時，一出動就是幾十把鋤頭，和八、九騾馬。社員們都知道，這種豐衣足食的日子，是集體勞動得來的，所以他們開口閉口都說：「今天有吃有穿，是沾了組織起來的

光！
」

荒原上來了拖拉機

在廣北平原的南部有個三岔集。集上有一座破廟。一九五〇年春，這裏忽然熱鬧起來了。廟前放着二十多部紅色的和灰色的拖拉機。這可是些新鮮東西，每天都有一夥一夥的農民來看。他們聽說這就是拖拉機，政府要在這裏開墾荒地，建立農場了。有些人點點劃劃的說：「這一片多少年都治不了的地，還能辦農場嗎？莫說拖拉『雞』，就是拖拉『狗』也不行啊！」

建立農場的幹部和工人初來廣北時，連一間房子也沒有，帶來的二十五部小型拖拉機，每部只能拖一個犁鏵，而且這種犁鏵也不適合開荒用。來的幹部和工人當中，沒一個熟練的拖拉機駕駛員，有幾個過去開過汽車，有些是才從北京機耕學校學習出來的。長着各種各樣野草的荒地上，只有長茅草和蘆葦的地鹽碱少些，算是比較好的地，起初，農場裏有人主張揀着一小塊一小塊的耕種。可是這樣的地，在

幾十萬畝中，也找不出一千畝。第一次十五部拖拉機出發開荒，招來了許多看熱鬧的農民。拖拉機一部跟着一部，那裏有茅草就往那裏耕去，南北東西耕了一陣，忽然有一部拖拉機開不動了，後面的好多部也開不過去了，化了兩個鐘頭才找出了毛病，修理好。看熱鬧的農民一個個散去了，他們說：「拖拉機還不如咱們的老牛哩！」有些人看見耕得地彎彎曲曲，深淺不勻，就說：「這還像犁耕的？是兔子啃的呢！」

可是農場同志們的信心沒有動搖，在上級黨的指示下，他們向農民了解當地土質、潮水、耕作、氣候等情況，又學習了蘇聯農業先進理論，知道「只有不良耕作，沒有不良土壤」，堅決相信鹽碱地是可以改良的。不久，場裏運到了大批蘇聯「納齊」拖拉機，全場職工都非常興奮。到五月裏，他們就把土地分成四個區大規模開墾了。他們不分晝夜地工作着，地裏沒法做飯，就來回跑十里或二、三十里，從三密集挑飯到地裏吃，沒有地方住，就在地裏挖個坑，用蘆草搭「窩棚」住，裏面又濕又悶，蟲在地上爬，牛蛇亂飛。雨天，外面下着大雨，「窩棚」裏下着小雨，但他們還在「窩棚」裏唱歌，講故事，學習技術。量地的同志，整天拉着繩子

在地裏跑，一天要跑上幾十里或百多里。同志們眼看着大片的土地，一塊塊地從自己手下翻起來，就像是看到美麗的遠景，不管生活怎樣苦，工作怎樣累，總是愉快地工作着。有時就是餓着肚子，睡不足，也還爭着上機器工作。開始時，他們只顧開動機器，顧不了地耕的深淺，他們駕駛着的拖拉機，只能拖一台農具機。後來，他們的技術慢慢地熟練了，還學會了使用「聯結桿」，一部拖拉機就能拖三四台農具機了。第一年共墾荒兩萬四千畝，播種三千六百畝大豆，收了十八萬斤。農民見到這種事實，才認識到老牛和拖拉機簡直沒法比。

有過這樣一件事：丁家屋子的丁慶堂去參觀用機器播種，起初他懷疑：「使這傢伙播種，會不會有稀有稠呢？」可是當他站在播種機上，把一個個的開溝器（在地上開溝並且漏種的機件）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只見每一個開溝器漏的種都很勻適。他又把開溝器數了一數，就驚奇地對在農場工作的堂弟丁高堂說：「二弟，這傢伙確是好啊，比俺的耨子（土播種機）好多了。俺使耨子播種時，耨耨（在前邊拉）的人累得脖子疼，扶耨的人累得胳膊酸，一趟只能播上兩行。你們這一部拖拉機拖着三架播種機，一趟就播上三十六行。它幹一天的活，抵俺連人帶牲口累上半個月呢！」

他走下播種機時，又問丁高堂：「這傢伙老百姓能使嗎？要值多少錢？俺可買不起吧？」丁高堂告訴他，只要農民組織起來，增加生產，幫助國家多開工廠，將來出產大批拖拉機，國家成立了拖拉機站，大家一定能使上的。他聽了，就一把拉住丁高堂的手，激動的說：「二弟，我明白了。從前我看見你們當八路的，吃不好穿不好，拚死拚活的幹，就想：『這些人給什麼鬼迷住了嗎？』現在，我可明白你們是為什麼了！」

現在，在廣北平原上，從二三十里以外就可以看到廣北農場的數十幢紅色房屋。場裏的拖拉機日夜在田裏耕作。全場有職工一百五十人，各種拖拉機四十多部，還有播種機、圓盤耙、中耕器、聯合收割機等各種農業機械。已開墾的三萬一千畝土地，產量年年都在增加。

農民當了拖拉機手

一九五〇年初夏的一天，青年農民張元亮，套了一匹馬和一頭牛在耕地，他手

裏拿着鞭子，可是並不揮動，只是打着號子趕牛走。忽然聽到草原上有轟轟的響聲，他抬頭一看，見在遠處有一架拖拉機向這邊走。他看了一眼，又自管耕他的地。拖拉機越來越近了，原來就是到張元亮附近來開荒的。張元亮喝住牲口，放下繩索，跑到拖拉機跟前。他看見那機器，像個大蠻牛，哼哼地叫着，拖着五鐮犁直往前跑，在犁鏵上，泥土像波浪一樣往上翻滾，他想：「這傢伙真來勁。」他又量量機器耕的土，覺得比自己耕的深兩犁還多。他回到自己的地裏，喝了兩聲，又抖一抖繩索，牲口才動了步，看着他的牛和馬，他便想到：「這傢伙還不行了哩！」

他跟在老牛後邊，扶着犁梢，只見老牛喘着氣，慢吞吞地邁着脚步。他短短的一趟還沒耕到頭，拖拉機早就跑到他前頭去，看不清了。等他耕到頭，回轉身來，不多會，拖拉機又趕上來了。平時，張元亮總覺得自己使的是一頓好牲口，只要喝一聲，不等鞭子揚起來，就快步走了。可是今天，他倒覺得慢得像龜爬的一樣。他惱火了，大聲吆喝着，鞭子在牲口身上抽的噼拍響，罵着：「畜牲，爭口氣吧！」他想知道牲口走快些，不讓拖拉機趕上來，可是老牛還是慢吞吞的，半天邁一步。張元亮又急又氣，累得滿身大汗，拖拉機越趕越近了，牛被它嚇得弓起腰掙着往前跑，可

是還不行，拖拉機又大模大樣地趕到前邊去了。他打着牛，看看拖拉機耕過的地方，看看自己的脚下，拖拉機一趟耕了一耙寬，翻起的蘆草根白花花的；自己的犁一劃一條線，只劃破了一層地皮。天快晌午時，他又站在地頭上張望，只見自己兩天半耕的，不過是方方的一小塊，十畝也不到，可是拖拉機半天耕的，已是十幾丈寬，從這頭望不到那頭的一大片，少說也有幾十畝了。

回家時，他搭拉着頭牽着牲口走。從前，他聽到幹部講過集體農莊、拖拉機，就想：「什麼拖拉雞拖拉狗的」，現在他才知道自己的思想落後了！他想着想着，心裏才慢慢明白了，覺得快樂幸福的集體農莊生活是一定會來的。從這，他心裏老想：「當個拖拉機手多麼好啊！」幾天後，他找到了農場的工作同志傅紹周，問：「什麼時候農場招人開拖拉機？」老傅說：「就要招了。」他歡喜的臉都漲紅了，說：「一定叫我來吧！」

他初到農場時，被分派在拖拉機後面的農具機上工作。當他第一次上機器耕地時，他又高興，又緊張，心卜通卜通地跳。他往五鐮犁上一坐，就好像騎上了一匹最可愛的馬，直想大聲吆喝一聲。拖拉機開動了，他看着五鐮犁翻起的泥土，一趟

一大片，夾着白花花的蘆草根，心裏有說不出的喜歡。可是心裏又好像有個問題解不開：「今天耕地為什麼身上特別鬆快呢？」當他想到過去在家耕地時的情形，心裏才亮堂了。今天不要拿鞭子，不要喝牲口，兩條腿也不要跟着牛馬跑了，人是坐在機器上往前開，犁耕過的地方，也不再是一劃一條線了。

越過越好的孫元亨

中共三柳鄉支部書記孫元亨，在一九四〇年以前，家裏也和別的莊稼戶一樣，靠野草種子活命。一九三九年秋天，海潮上來，把草種子也淹沒了。冬天，村上人都逃了荒。那時孫元亨在家害了傷寒病，聽說人家都走了，扶着牆跟出來，看着哭着。第二年春天，他夫妻倆帶着七十五歲的娘，逃到離家二十里的地方。一面要飯，一面到野地裏刨野草根充饑，成天吃不飽，五個月的孩子餓死了。十一歲的女兒送給人家做童養媳，跟前只剩一個九歲的女兒，和一個七歲的兒子，最後沒法，得了一布袋糠，就把九歲的女兒送人了。孫元亨回想當時的情形說：「那時候我成天